

文字岂是东西

刘绍铭



刘绍铭 著

文字岂是东西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字岂是东西/刘绍铭著. - 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1999.5

ISBN 7-5382-5492-7

I. 文… II. 刘… III. 汉语-文学-翻译-研究 IV. I0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8539 号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编辑策划 | 万象书坊 |
| 发行人 | 俞晓群 |
| 责任编辑 | 夏兰兰 |
| 封面设计 | 周夏萍 |
| 责任校对 | 兰之菲 |
| 出版 | 辽宁教育出版社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 |
| 发行 | 辽宁万有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|
| 印刷 | 沈阳新华印刷厂 |
| 版次 | 199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|
| 开本 |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.875 |
| 字数 | 128 千字 插页 4 |
| 印数 | 1—4 000 册 |
| 定价 | 12.00 元 |

前 言

本书文字的编辑和校对工作，蒙岭南学院同事司徒秀英女士帮助。她按内容性质作标准，把稿件分为三辑。

甲辑收七篇，都以美国出版物为例，浅识中国文学英译各种普遍性的课题。

乙辑也有七篇。每篇讨论的，都是中译英作品的特殊例子。

丙辑篇数最多，达十五条。涉及范围也较广。不过，话题虽各自不同，关心的对象如一。那就是，文字是我们日常表达思想与教养不可或缺的工具，因此得慎之重之，不可玩忽。

此书以辑内《文字岂是东西》一文题名，用意正是如此。

三辑所收文章，分别在台湾的《联合报》、《中国时报》、《中华日报》；香港的《公教报》、《信报》和《明报月刊》刊出过。对负责以上刊物编务的朋友多年的眷爱，心中感

文字岂是东西

激，特此致谢想。

本书能以新面目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名下出版，全仗
陆灏先生穿针引线促成，特此致谢。

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六日识於

香港岭南学院

目 录

1 前言

[甲辑]

- 3 翻译文学的发明功用
- 12 翻译:文学的出口工业
- 20 翻译奇谈
- 24 方寸已乱
——论译事之难
- 34 翻译与言志
- 38 叶维廉译诗的理论与实践
- 52 翻译的传统与个人才具

[乙辑]

- 59 《葬花词》之两种英译

- 70 霍译《石头记》商榷
- 77 《桃花扇传奇》英译
- 85 以一人“译”一国
——华兹生编译《中国诗词选》读后感
- 97 《干校六记》的两种英译
- 113 一个和尚挑水吃
——张锴英译三十二家诗
- 122 旗鼓相当的配搭
——葛浩文英译《红高粱》

[丙辑]

- 131 土法习英文
- 138 从学英文说起
- 143 学英文要自求多福
- 149 如是我闻：土教授看洋教授教英文
- 155 儿儿学语记
- 159 症弦的“猫脸的岁月”
——望湖居书简
- 170 母语与母体文化
- 178 什么人撒什么野
- 183 给文字看相
- 186 文字与思想
- 189 方言与传播媒介
- 193 成语与文字

- 196 让我们来进行谈文字
201 捉“字虱”之必要
207 文字岂是东西

甲

辑

翻译文学的发明功用

—

在大学开中国文学的课，如果学生是中国同学，老师遴选教材，范围海阔天空。繁体简体、直排横排，任君选择。但如果此课系用英文或其他外国语言讲授，用的又是翻译教材，那老师所遇到的各种技术困难，非过来人难道其详。

我在美国教中国文学，转眼已近三十年。研究院的课，教材没有问题，因为硕士、博士班的研究生，理应有能力阅读原文著作。最令一般老师困扰的，是在大学部开的英译中国文学导论之类的入门课。

所谓“技术困难”，大致言之不外是：选些什么作品作教材？选上的作品有无英译？译笔是否可靠？一家的作品，譬如李白和杜甫的诗，有多种翻译时，该选哪一家的较为适当？

比起前辈来，今天的老师运气多了。二、三十年前老师要学生读《西游记》，除了韦理(Arthur Waley)的节译本 Monkey，再别无选择。今天传统小说的经典著作，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和《红楼梦》等，都有不同的译本供老师参考选用。

英文翻译缺乏，教材无选择余地，老师也成了被动，应教学生些什么已谈不上，有什么现成的就教些什么吧。如果老师无言志的兴趣，抱着“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”的心理，那么教这门课的压力不大。英译中国文学越是荒凉，选择教材越轻松，因为别无选择。

翻译的教材供应无缺，要从中国文学作品取哪些作样本传授外国学生，确也费煞思量。

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，先秦部分继《诗经》后，就选了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和《战国策》等散篇，归入历史散文类。

朱东润这套《作品选》，对象是念中文系的本国学生。旧时国人读书，文史哲不分，因此先秦散文的类型，除如上述，还收了诸子各家代表。这么一个安排，很合情理。一来读书岂能无史，二来即以文学眼光看，《左传》和《战国策》有不少章目，叙事纪人，别具匠心，对后世散文和小说的发展极有影响。

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和《庄子》等各家，收为诸子散文之范本，想是侧重其思想。读王维、杜甫而不知有孔孟老庄，犹如未受新旧约《圣经》洗礼的人，难识《神曲》或《失乐园》微言大义。

这些都是编辑人应有的认识。《作品选》中先秦部分最后一个项目是古代神话。这也是重要的一栏,因为《山海经》这类典籍,在中国传统文学的地位相当于希腊神话之于西方文学。朱东润在这些方面,可说顾虑周详。

现在我们要正面接触到讲授英译中国文学的各种技术困难了。上面说过,需要通过翻译来阅读中国文学的,是大学部的学生,十之八九主修医理商工农。他们选修这门课,各有各说,但为了满足人文学分之需要,却是主因。

假使《作品选》全部篇目都有英译,可不可以因利乘便就以此书作教本呢?当然可以,如果这是全校的大学生不修这一科就不能毕业的话。

这门既是选修科,学生如果觉得内容枯燥,说不定就会退选了。学生退选,并不表示老师不称职、或教材不合适。学校行政人员,对此也不过问。他们斤斤计较的,是选择的学生人数多寡。在某些美国公立大学,一门课的学生若低于某个“法定”数目,譬如说五位吧,院方就会明令取消,请老师另开一些“较受欢迎”的课。

一门课要受学生“欢迎”,老师是否有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本领,固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。《尚书》未有英译,不过,像“周公曰:乌虐!君子,所其无逸”这类散文,译成英文,老师再三头六臂,想也难引学生入胜。这短短十一个字,朱东润就落了差不多四行的注释。

由此可见,用翻译跟“不知有汉”的学生讲授中国文学,《作品选》编排虽善,却不能不出于因人、因时、因地制宜的考虑,作必要的修正。这范围牵涉至广,我只能点到

即止。其余触类旁通。

二

一九六五年，白之(Cyril Birch)教授编译《中国文学选》(*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*)上册在美出版，所收作品年代到元曲为止。先秦部分，《诗经》后就是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贾谊《过秦论》、《楚辞》代表作如《离骚》、《九歌》等。再下来就是《庄子》。

拿白之的先秦部分与朱东润的相比，差别显而易见。后者诸子散文，有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韩非子》和《吕氏春秋》。

白之只选了《庄子》。其余各家无关宏旨？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，我们先得明白，编选一部英译中国文学选集，会受到以下各种限制。第一，出版社给编者多少篇幅？(白之的选集，上册合四百九十二页。)要收的作品，有没有现成翻译？水准如何？

除此以外，还要考虑到转载的版权问题。有些出版社授权转载，收的费用仅属象征性。有的却似天文数字。这也是说，编辑人觉得非选不可的翻译，有时却因付不起转载的版权费而割爱。

朱东润编《作品选》时，一定会碰到若干限制和约束，但性质绝不会与此相同。

那么，白之先秦诸子中独尊庄子一家，说得过去么？他会不会因为遇到上述的一些困难而舍弃孔孟呢？这一

点,我们既不知情,不便瞎猜。至于说不说得过去这问题,如果避重就轻的回答,那简单不过。在反越战风起云涌的六十年代,美国大学生看得下去的中国“哲学”,非释即道。儒家强调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賸世精神,与当时的“大气候”格格不入。

如果白之“尊道轻儒”,是出于对人、地、时客观条件的考虑,用时髦话说,这是与 PC 有关的用心。PC 是 Political Correctness 的缩写,意谓政治正确性,特别重视配合现实。为了理解 PC,请容我打个岔。

一九九三年秋季号的《宗派评论》(Partisan Review),是个讨论美国 PC 的特刊。其中史多尔斯基(David Sidorsky)写的《多元文化与大学的关系》(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University),对我们正讨论的题目,尤有参考价值。史多尔斯基指出,今天奉行 PC 的文科老师,课本要挑选得“正确”不待言,更因文学作品可有多种不同的看法,他们事先还得弄清楚,自己将要采取的,是什么一种立场。这是说,怎么教和教些什么,同样重要。

以所谓第三世界或女性主义的观点看,西方文学公认的大宗师,因多是欧裔的大男人,从荷马数起,都带着原罪。萧伯纳对莎士比亚就有微词,说他是工业社会海盗行为的代言人。但以文学的眼光看,莎剧的经典地位,无可取代,不能从阙。

莎翁挥之不去,要实践 PC 精神,只好从教学方法入手。据史多尔斯基的报道,美国南部一大学的英文系系主任,就这么公开说过:今天要教莎剧,只能从种族、阶级、

和性别的立场入手。换句话说,以此为“批判”的理论基础。

PC 的认识对大学课程编排的影响,由来已久。中世纪时代的学院,读物多与神学和哲学有关,文学不是拉丁文就是希腊文。欧洲学院之“世俗化”,是文艺复兴时代才开始。所谓世俗化,就是容许异教文献和用现代语言写成的作品纳入学院课程之内。

有关美国的 PC 风潮,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,不过上面短短的介绍,已提供了我们继续讨论编译中国文学选集触类旁通的资料。

三

现在我们旧话重提:“白之先秦诸子中独尊庄子一家,说得过去么?”

我们记得,他选集的对象是“不知有汉”的大学生。因此我们可以这么下判断:说不过去,但可以了解。如果对象是研究生,那当作别论。理由已在上面交代过,不再重复。

PC 其实也是一种反映当时趣味和价值观念的一种修正主义。寒山的诗,大概不入中国文学的“正统”,所以朱东润没有收他。白之却以九页的篇幅刊载他的诗和闻丘胤的序文。译者是 Cary Snyder。嬉皮诗人译嬉皮和尚给嬉皮学生看,三位一体,确是难得一时之选。

白之选集,是六十年代的产品。自一九八五年开始,

我和闵福德(John Minford)教授断断续续的编译了篇幅要比白之多好几倍的传统文学选集。此事已做得七七八八,如无意外,应在两年内由中文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两出版社分上下册出版。

因为所收历朝作家作品数字太多,无法在此作流水账的介绍。可简言之的是,这也是为英美大学生而设的读本,不过除老庄外,集中还有孔孟就是。

我们的编辑工作,比白之前后晚了差不多三十年,在选材方面,因此比他占尽了便宜。热门的作品,如李、杜的诗篇,因为多了别家翻译,在选材取舍方面,大有转圜余地,不像他从前那么被动。

更值得我们庆幸的是,这十多年来,许多以前认为“冷门”的诗人,也先后出现了英译。假设三十年前,白之有意突出 PC,除李清照外,他还想到要把薛涛和鱼玄机收进去也没办法,因为这两位唐代女诗人的作品,当时尚未有英译面世。白之或自己动手翻译,或迫得割爱。

我们该明白的是,三十多年前,英译中国文学,百废待兴。除了薛、鱼等女诗人诗作得向历史取公道外,还有其他当务之急。白之如要面面兼顾,他的选集恐怕到今天还出不来。

这正是闵福德和我编的集子,在选材上占便宜的地方。薛涛和鱼玄机遗稿不多,鉴于中国妇女在旧社会识文墨的机会不多,她们的作品尤见难能可贵。

我们把薛涛和鱼玄机收进集子,是不是出于 PC 的考虑?当然是,而且是应该的。女人是半边天,文学史上